

居 寺 塔

848
2608

著 錚 程



行 印 局 書 通 文

書 叢 藝 文

居 寺 塔

著 錫 程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貴陽初版

文藝叢書
塔寺居 一冊

筑版鈐元白報紙本

定價國幣伍元

(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)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

程

鉅

發行者

華

問

渠

印刷所

交通書局貴陽印刷廠

發行所

文通書局

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

成都 貴陽 昆明

目次

風鈴	一
江與湖	四
雪的記憶畫	五
炒米糖開水	六
引擎的歌聲	七
油盞	九
芭蕉	〇
蝙蝠	一
鱗片	二
送別	三
石匠的音樂	四
寄贈	六
焚信	七
鼓門	〇
麗	二
	四

關	二六
埋	二八
湖	二九
悅憶篇	三二
沉默	三三
鐘	三六
江上	三九
生命	四四
打出我們的窗	四七
莊稼	五〇
星	五三
大海	五七
獨樓居	五九
曙	六三
一個銀色的晚上	六六
路	七一
城	七五
石灘上	七九

續策	八三
聽歌	八六
記憶	九一
鄉村	九五
小星（十四章）	一〇一
慈母	一〇一
清晨	一〇一
魚	一〇二
琴韻	一〇二
距離	一〇三
號音	一〇三
自畫像	一〇四
小詩	一〇四
雨天	一〇五
「寂寞」孤獨者底愛子	一〇六
橋	一〇六
初更	一〇七
影子	一〇七

夜歌	一〇八
叮嚀	一〇九
雜訪	一一〇
老人	一一一
夜	一一二
墟墓篇	一一六
箭	一一九
難與覓	一二二
塔寺居	一二六
街市	一二九

塔寺居

風鈴

在什麼時候，我開始愛好風鈴。依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，如今却終日眷戀著它。

十年前的風鈴故事，像夢一般的難以捉摸，像縹緲在江上的清風，像遠去的飛鳥的蹤影，
但總可以記起一些。

我十三四歲的時候，愛到湖濱去看落日，愛到冷落的古廟去聽寥落的魚磬。我的姊姊家住
在湖濱。那裏有一座古廟，悄悄地站在湖的邊緣，我從湖上蕩船歸去。在十里平坦的湖之一線
上，只有一點最引起我的注目：那古廟駁牽的紅牆，默默地睡著的黑松林，我把視線越過一片
深秋的蘆葦，越過斜陽織出的黃金的簾子，越過淡淡的初起的暮煙的幃幔，越過零星的點綴著
小白羊的草坪，停住在那廟角的風鈴上，那風鈴襯著玫瑰色的天幕，像一張黑色的剪影，陽光
鑲著金色的邊，有如古裝美人的耳環。我把一切都忘懷了——紅牆，黑松林，蘆葦，斜陽，暮
煙，小白羊，草坪——連我正在划船歸去也忘了。充徹著這小腦子的，盡是些幻想：這彷彿是
蝴蝶的翅膀，又彷彿是淺藍色天幕的雲影。於是我想到簷前的鐵馬，想到馬頂的紅蘇縉，黃銅
鈴，和那鞍上威武的英雄。可是我在船上，船在水中；否則騎一匹黑驢，也會喊着：「馬上加
鞭」的。——那時我看到古廟角的風鈴，常想到要做馬上的將軍。

五年前的秋天，我在太倉讀書，同著老師到野外去寫生，坐在竹林的前面，背靠著圍繞的

籬笆，圍封着一座古廟，雖然這廟的門窗殘破不堪，屋簷像老年人的牙齒參差不齊，那殿角的風鈴，却特別有誘起畫意的魔力。在我的畫紙上，風鈴安排在上三下七，左四右六的位置上，陪襯著鵝黃色的銀杏葉和褐色枯枝從右下角伸出。夕照在風鈴上抹著半筆朱標。那殿角斜引出來，攝取陽光的臂膀。在殿角下圍，却陰森森的，和風鈴與燦爛的雲天，成了明暗的對比，風鈴下，垂有魚形的鐵片，可是始終沒有聽到一聲鈴響。

從此，看見飄飄欲落的桐葉和喇叭形的花朵……常幻覺著是殿角的風鈴。早晨，睜開惺忪的睡眼，看到窗外翹起的屋角，也在感影中添上垂著的風鈴。

那年，我的一個同學，病死在校裏，靈柩厝放在廟裏的一角，我不由自主的常常獨自走去歇坐在廊檐下。看千百頭麻雀繞風鈴飛舞，棲息在風鈴上，忽地又飛去。風鈴依舊寂寞的睡在秋風裏。你悄悄地纏纏著亡友淒清的靈魂，我幻想風鈴能說出亡友的哀情，但寂寂的沒出一聲。只聽得麻雀叫著「歸去」「歸去」彷彿告我亡友死在客地的零丁。

——那時我看到古廟角的風鈴，幻覺是死者靈魂的象徵。

去年入蜀，船過三峽，正是初夏時光，看大江怒濤，峻山峭岩。在新灘，無意中又看見古廟角的風鈴。那殿角向江心雄健的伸出，有兩層挑出的殿角，都懸掛著風鈴。我的情緒，突然緊張。似一陣秋風掠過，眉宇間抹上憂鬱的灰雲。但那風鈴，畢竟够人眷戀。我擲給它一瞥，兩瞥……船很快的過去了。我還頻頻地回頭。那風鈴襯托深綠的山壁，像蒼鷹撲飛在太空。風來時濤聲益發大了，仍不能聽到風鈴的呼喚，但隱約的有清脆的叮囑響在我的心裏。

我住在重慶大田灣，屋旁有一座古廟，在一個山坡上，旁邊有一藝修竹。一條石路，被翠

低的坡子彎曲著。一灣半灣月形的梯田，平置在兩個山坡的夾谷，谷中有一塘荷花，一片稻田。在山坡的那面有一條公路。欣喜那面喧囂的聲音，攪不碎這邊的寂靜。這邊依舊是：一塘荷花送溪水，半山綠竹抱人家的幽境。每晨，常聽到公路上，有一串緊趕著行程的馬鈴，大約起自破曉直到日出，才漸漸寥落，衰微。

在淒風苦雨的深夜，響著的，這該不是馬鈴了吧？然而，這是什麼聲音？隱約地，悠揚地縹緲地……我不能形容。如泣？如訴？都不是。這鈴聲抽起我無盡鄉思，使我想起死去的媽媽，使我想起隆腫的爸爸，使我想起離散的親友，我幾次在夢中被這聲音喚醒，醒來又覺茫然。

一個濃霧欲消的早晨，我正凝睇搖舒的霧腳。搜索著飄忽的鈴聲，把視線透過竹叢，投向矮矮的花牆的那邊。哦！原來是那古廟角的風鈴，那古廟角的風鈴。

風忽大忽小的吹來，山崖的芭蕉，一夜扇破了新葉，大氣飽和著水珠。竹葉的尖端，掛著滾圓的小銀珠。竹葉動時鈴聲搖落一陣水瀉，那風鈴彷彿詩人的心鐘，——有奇特清醒的感覺。風鈴聲究竟是那一種調子？惆悵？哀怨？幽泣？都不是，它是隨著聽者的心情時刻在轉變。——我那時却正被懷鄉病緊緊抱著。

風鈴呵，常給我揚起遐想的翅膀，像幽谷裏敲響了洪鐘，使人徘徊在夢與醒之間。

我從城中咖啡館或酒店回家，踉蹌在幽僻的蹊徑，當夜風掀起衣角，四野籠罩著月光，流水淙淙地迎著歸客。我彷彿走向江南的故居。想念著將叩那沉睡的門環；而走向故居從沒有聽到過的風鈴聲，把我一脚踢醒，我深深地懊悔著沉溺在客地都市的繁華。風鈴聲相同慈母的絮語。我睡在床上，兀自向幾千里外土地裏的慈母一再地求恕，我的淚，像秋雨洒落在黃昏……

江與湖

生長在江南的孩子，自小就伴着湖像伴着慈母一樣。對於江，除了沿大江一帶的人們之外，很少人看到這樣洶湧的怒潮，和滾滾東流的一條咖啡色的泥水。

湖水是澄清而又平穩的，慣會興風作浪的太湖，也常是像睡去那末幽靜。在燈昏月明之夜，湖濱的小樓，閒窗就看到一塊銀餅，游泳在湖心。有時如碎銀片一樣簇聚在一團，看晚歸的漁船，帶來一些波瀾。當她有如水銀潑在藍天似的湖心時，那是一個風雨的信號。當月亮像睡美人的眼睛，被烏雲蓋上厚厚的棉被；在湖濱的人家，便經驗地關上窗子，傾聽那徹夜的濤聲。

在湖濱的人們，並不以美麗的湖色獨自誇耀，更想念著「江」，彷彿吃慣了甜的，要換一換口味一樣。並不是厭惡湖，而是更愛湖。不過滔滔的江水，確有繫人心處。把洶湧的江濤對比着平靜的湖面，益發顯得各自的美麗。倘使隨意談起眷戀的故鄉，却誰都誇耀着故居就近的江湖吧？

自從離開了家鄉，我便常和江發生關係了。航行了三千里長江，不敢再以太湖妄自誇大，當我親眼看到了湘江，桃花江，更漸漸地誠懇起來。可是依舊愛回憶那湖濱搖曳在晨風中的青黛似的蘆葦。在三峽中，我看到那巫山十二峯的雪霧，洗去了鄙陋的偏見。現在，澄清的嘉陵江更把愛太湖的想念奪去了。我看到江畔爲江風折腰的修竹，便想到故鄉飄舞在西風裏的銀色蘆花。我還不會對故鄉冷漠，雖千萬萬確的知道很多比故鄉更美麗的景物，但我更愛我的故鄉。朋友問我故鄉比這裏如何？我會回答一百個「故鄉好」，我寧可流淚的說「故鄉」這兩個字，

寧可心裏默認對嘉陵江曾有過「終老於此亦願」之感。但我還要回去，回到慈母一般的湖的懷抱裏，蕩漾著輕舟，唱着太湖的情歌。

此刻光瀟耳際的，却是嘉陵江上船夫們悠揚的歌嘯，繹夫們疲憊的呻吟，和沉重的嘆息。

雪的記憶畫

是在雪後的原野，天氣十分爽朗，從那村落與村落，樹林與樹林的空隙裏，可以望到極目的遠處，遙遠的景物，都像朝着自己走來，茅屋的一角，吐出裊裊的炊煙。忡忡的柴扉，緊緊的把「靜寂」關閉在門外。雪地上人們的脚印，很是寥落。只有狗的足跡，不規則的綴滿梅花一般的蹄印。

小橋，鑲住彎曲的流水，河岸和斜坡，被雪蓋著分不出境界。橋欄上的石獅子披著反穿的外皮大氅，默默地看著靜靜的河流。江南的河水，那才真是靜靜的——沒有一些兒波浪的流響，偶爾可以看到倚着柳堤的篷船，一支竹篙斜插着，樹的倒影和竹篙的倒影為吹皺的漪漣曲折而成游動的銀蛇。

那厚厚的白雪，把茅舍裝飾得益發矮而肥胖了，把老樹裝飾得像嬰兒般皎潔，上面的白帽子，像兔子毛做的邊緣。喜鵲飛來棲息在樹端，把尾巴高翹着，啄著翅膀上的白毛，好像特地來點綴這一幅雪景。

我最愛的也是最記憶得清楚的一幅雪景，那是在一片銀色的原野裏，竹籬安排著遙迤的陶徑，接著幽徑，有一座滿生蒼苔的石橋，橋下流水，蜿蜒地繞過孤村，走向那石橋去的一個鰓

鐘的老翁，從佝僂的背圍看去：可以想像到他的鬚鬚相間白雲一樣，臉上的皺紋，一定彷彿雪地車輪那樣深深的。他持杖的一根拐杖，高出老翁的身軀，他把牠斜斜的拖着，好像中國畫裏常看到的一般。可是他沒有騎一匹驢，後面更沒有挾着古琴或提着酒壺的書僮。雪地的足跡還是數得清楚的。

最引人注意的却只有一點，也就是我憧憬裏的圖畫中的主體——那老翁的一頂燦爛的紅風帽：映着白雪的妍艷的紅風帽呵！比古裝美女的一點口紅更顯得誘人。那紅風帽在我的記憶裏特別鮮明。——相同我父親的那頂紅風帽。那老翁也許就是我的父親吧！我正在焦急地想見我的父親呵。我要跑進這片雪地去，我要跑進這片雪地去。——

炒米糖開水

夜，在黑蒼裏無聲的絮聒，街燈隱隱兩旁閉門的商店，人力車夫拉着空車在馬路上漫漶打靶的走着。影子被街燈拉長、縮短。來往在寂寞的長街，足以引起遠古感覺的，是那悠揚舒緩的叫喊：「炒米——糖——開水。」

這相同上海的「五香茶葉蛋」，蘇州的「嫩橄欖」，杭州的「五香豆腐乾」和江南許多城市的「湖北饅頭」等，每在深夜交易在街市。

「炒米——糖——開水」的叫喊，是懶洋洋的。他拖着閒散的脚步，像伴着夢在行走着。水門汀的人行道，被他的鞋底磨擦着發出街市的嘆息。他是古風的保守者，對比着「咖啡廳」，「宵夜館」的鶯歌燕語，引人吟味着今昔的炎涼。

他有時在百貨公司門前光淨的石階上休息。一盞小的油燈，一粒豆般大的火簇跳躍着，照一籃什物——破爛的鈔票，銅幣，很難允許通用的郵票，表明了主顧的貧苦與寒酸。

他唯·的出賣品是炒米，糖，開水，還有少數的雞蛋。那一盞開水下面紮好一個開着小竅的圓洋鐵盒子，裏面有四五個火苗的油燈。

這個職業也許是他的祖傳呢，他無厭地把生命付給這寂寞的長街。

他熟悉每一條小巷，知道誰家的門窗裏徹夜有着燈光，誰家的孩子鬧着夜的不安，誰家的老人常咳嗽在深夜，他還聽慣了誰家的夫婦在夜間爭吵。他記憶裏有門環的聲響，深巷的犬吠和人門的夢囈與鼾鳴。道路上一塊塊石板的高低，他也記得清楚，他是夜行的詩人，可是對一切已經淡漠，給予人間的只有化石般的誠懇。

雷雨裏的梆更一起一落，空閑的少婦怨艾蕩夫的不歸，或者，丈夫遠在前方，她在燈下密密地縫着寒衣，雨聲滴破少婦的心葉，針線穿起無限的記憶。對燈花祈禱着丈夫勝利後的歸來。那一炒米——糖——開水——的叫喊，便拾起了她往昔許多的甜夢。

在漆黑的巷子裏，賣炒米糖開水者腳踏地行進時；那一星燈火，一串呼聲，誘起了人們的遠懷。他，却無知的走得遠了。

夜，依舊在黑巷子無聲的絮語……

引擎的歌聲

走向廣場，漸漸地我聽到大地的心跳。

循着閃亮的鐵軌，我看到巨人似的大烟突挺立在那裏，忿怒似的噴出濃黑的煤烟，獅吼似的拉響健康的汽笛。

走進了木柵欄圍着的廠場區，宛似走進了花園；溪水和鐵軌並行着，溪水和木柵並行着，矮矮的青青的行列夾在溪水和鐵軌中間，淺草和花錦，鋪滿廠場每一塊空地。

引擎，那鐵牛似的身體，大半埋在土地裏。急促的節拍，應和着引擎的歌聲。那機械的大合唱，終朝不懈地交響着，纏綿的皮帶，在這一個個輪軸上旋轉着，工作着，歌唱着。自然地，人們的腳步，同一個節拍走向前去。

那洪爐吞進斗大的煤塊，火簇捲着靈活的紅舌，像蛇一樣游動，像狂人一樣跳盪，牠以無比的大力推動蒸氣的活塞，以鋼鐵的手臂，牽動直徑一丈多的大輪，像風車一般的旋轉，旋轉，在人們的眼裏，只看陽光閃爍着，却看不出牠一秒鐘幾十次的輪迴。

我的理智已迷失在這裏，我對牠彷彿疼愛健壯的英人的體格，我對牠，却又感動得有如站在聖母像前，我以虔誠的心，向牠作摯情的祈禱，祈禱祖國大地的脈搏，永恆地有着韻律的跳動。我聽到千百種敲擊的聲響，使我不再想到除了這引擎的歌聲以外還有其他的音樂，黃鶯般婉轉的歌音到此是寂然了，這裏有的是山洪的澎湃，有的是海濤的奔騰，有的是萬馬騁馳，有的是千軍的吶喊，這是宇宙的大合唱，是唱給太陽，是唱給地球，和唱給天宇間的星星聽的，人們的聽覺在這裏朦朧了。

當我如在夢中似的甦醒過來，走出廠場，那引擎的歌聲，還和我的耳朵糾纏着，我踏着步子，唱着歌，并和着引擎所唱的進行曲遠遠地離開廠場。

油盞

當我吐出一口黑色的濃痰，我感到油盞給予我的一種生命的損傷，在暗地深入肺腑。不知是憎惡還是愛戀；對於它，我莫解這繁繫於心坎的情感的糾葛。

現在，是深夜，因著晚餐席間沒有抗拒友人的勸飲，雖沒有醉，却早已和衣睡倒在牀上。醒來對這油盞，感到一種被遺忘的淒涼。我被摒棄在這無人知的一角，只有這一星燈光還永夜的伴著我。

我看著這金魚的眼睛似的燈花，像玉蘭花的蓓蕾似的火饅，燈草拖著長尾巴像水仙的鬚根，我用著挽留友人的心情加灑了油，並且撥去了兩根燈草。使一根根燈草上生了一朵朵火饅，火饅跳動著，——它們是同一節拍的跳動著。

窗外有淡淡的月光，我擡頭向遙遠處眺望，只是茫茫地沒有邊際，山也融合在茫茫中了。在這茫茫的原野，倘使有著我這高樓走來的旅客，看著這照亮的玻璃窗，一定感到欣慰吧？在燈下的我，却有著無邊的遐想：

烽火熾熱地燃燒著的江南，燈火是消失了。往昔疏林中的村火，常給那些歸客不少的慰藉。在什麼時候，江南的原野上，再能看到點綴黑夜的燈火，聽那歸客闊步的漫歌呢？也許此刻在屋的一隅，點燃著油盞，緊閉著門，遮掩著窗，使遠來的歸客，在黑暗中摸索。圍著燈光的家人，懷著恐怖的心情，守著長夜，掛念著流浪的人們吧？這油盞該聽慣一家人的訴說了。我的爸爸的心，相同火饅般動盪著，焦急地彷彿火饅的燃燒。牆上為燈光所畫出的身影，朦朧

地印在我的心上。伴着油盞的我，現在絲毫沒有恐怖。這裏的天和地是自由的，對於未來更有光明的把握。在江南以及其他淪陷的地方，這一盞油盞的光明也不容易得到呵。那裏的一切正被黑暗籠罩着。

這盞燈光的光亮，對比着無邊的黑暗，固屬渺乎其微。然而此刻可以憑藉的也只有這一些兒光亮。我却已經滿足了，在這小小的光圈裏，我工作着。由於這有限的光亮，可以接替燦爛的紅日，我深知「光」是寶貴的，這油盞的一些兒光，我們應該讚美它。在這漫漫的黑夜裏，只有它獨自清醒着。

芭蕉

一看到芭蕉，我立刻聯想到風雨，人間有如早安排着許多不幸。

x x x

綠紗窗外，陽光下，繡被捲起似的山坡上，點綴着三四頭小白羊，燕子帶着一串呢喃的聲音。春天，又像要過去了，我脫去夾袍，慵懶的坐在藤椅裏。

許是我本性多着憂鬱的質素，彷彿永遠生活在雨季，陽光輻射着的時候，我覺得：「這時光很快的即將消逝……」

我看見過多少次芭蕉，找不到一張完整的葉子。

一次，我的一個朋友，不知怎的要我替他攝影，一定要照着芭蕉和他，在公園裏和附近芭蕉的地方，一處處都選擇過來，沒有一個滿意的鏡頭，我沒有問過他偏愛芭蕉的理由。